

说不尽盖世雄才
尽显大帝王威风

高滨 欧阳楚◎著



漢武帝



站在浩瀚的时空长河的边缘，注视着古人的背影，看不见二，留下对流逝岁月的追思。

一代天骄汉武帝是个怎样的人？
他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他北逐匈奴，南平四夷，固疆拓土，展大汉雄威；他崇文尚武，正朔纲，褒农桑，奖功臣，国繁盛；他，用酷吏，重刑典，一人独揽大权，养后宫粉黛三千，富丽糜烂……是非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

一部汉武帝，说不尽盖世雄才，
一部汉武帝，抒尽了帝王威风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汉 武 帝

高 滨 欧阳楚 著

(二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四、机关算尽太聪明

陈皇后在母亲死后，自知前途艰涩，但她不愿就此罢休。她深知自己失宠，是因来能给武帝生出一个儿子。若她可以生出一个皇儿，皇儿立为太子，她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。

这一切，都被她的贴身宫女贵枝看在眼里。贵枝是陈皇后陪嫁来的使女，打小就伺候陈皇后，对陈皇后可谓忠心耿耿。现在，看到主人受冷落，她心里比谁都难受。她经常出外四处求药。尽管没有奏效，已使陈后感激不尽。

这天，陈皇后又在神思恍惚地回念往事，宫门一响，打断了她的思路。见是贵枝，风尘仆仆地刚从外面归来。

贵枝跑得浑身是汗，脸上红扑扑的像刚抹了层胭脂，她不待气喘匀，就兴冲冲地说：

“皇后有救了，皇后的出头之日就要到了。”

陈皇后潸然泪下，落寞地说：

“母亲逝去，我这辈子还有什么希望？不知哪天，皇后的冠冕也要被摘走了。”

贵枝怜惜地看着陈皇后，刚才的那股子激动消失了多半。

“皇后节哀。奴婢听说有一个叫楚服的女巫师神通广大，她能使神灵附体，在民间治愈了很多不治之症。大家有病都去找她，奴婢也跟着去凑了凑热闹。真的是很神，有个人抬去的时候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等楚服一作法，



那人就站了起来，脸色红润，和常人无异。我想不如叫楚服到宫里来一趟，或许能帮皇后摆脱困境。”

皇后怔怔地听着，眼泪慢慢地干了。她脸上略略露出些喜色。

“果真如此，快快请来。”

第二天，贵枝一早就出宫门去了。皇后一宿没睡，想象着自己怀孕，生下皇子的情景。当然，她还要借巫师之手除掉小妖精卫子夫。那是她的心头之患。如果皇帝因宠信她而立她的儿子为太子怎么办？

如此想了一夜，起来就有些头痛。可是她还是挣扎起来，唤侍女为自己梳洗打扮。尽管她已失势，她还是一国之母，她不能在宫外人眼里失去皇后的光环！倘若神灵有眼，也会为她的受冷遇而鸣不平，必定站在她这一边，共同反对卫子夫，把皇帝的心重新争取过来！

正思想着，贵枝已将一个女人带进来。

这女人装束奇特，似乎天下的色彩全部集中在她身上了。她被花红柳绿包裹着，倒像一个好看的锦荷包。最奇怪的是她的眼神，阴森森的。拥有这种眼神的女人肯定是巫师了。

皇后和颜悦色地问道：

“你就是楚服吗？”

那女人尖声尖气地答：

“在下楚服，愿为皇后娘娘效劳！”

陈皇后微微一笑，问：

“听说楚服神通广大，能知天上地下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可知我的心事？”

楚服眨眨眼睛，模棱两可地说：



“皇后娘娘为一国之母，人中之凤。皇后娘娘的心事便是天机，奴婢不敢泄露，恐遭天谴。”

陈皇后苦笑道：

“我可是凤凰落架不如鸡呀。只因宫中有妖妇迷惑皇上，使得皇上对我日渐疏远，不知楚服可有什么办法帮我夺回应得的权利？”

楚服掐指一算，神秘地说：

“她是兔精投胎转世，奴婢能使她现出原形。”

陈皇后一听喜上眉梢。

“原来如此，小小兔精竟能迷惑一代天子，它的修行颇深喽？”

楚服阴森森地接道：

“皇后娘娘请放心，一切都包在奴婢身上。奴婢要引天火将她的兔皮烧掉，这样她就会心痛而死。”

陈皇后听此，大喜过望，令贵枝赐给女巫楚服黄金百斤，责令她从速作法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
楚服见稳住了陈皇后，便从容地说：

“皇后娘娘的事，奴婢将舍身而求之。不过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兔精若听到风声，会搬取救兵与奴婢作对。奴婢虽不怕，却怕她狗急跳墙，伤害皇后娘娘贵体。”

陈皇后的心头突突乱跳，想起卫子夫的那双媚眼，渐渐化成一双兔眼，恶狠狠地盯视着自己。她好不容易才定住心神，对楚服说：

“术士可否赐些防身之术？”

楚服点点头：

“奴婢可给你一只手。”

“一只手？”

陈皇后好奇地望着楚服的手，难道她要把手割下来送给自己吗？

“娘娘有所不知，奴婢的手非一般手可比。奴婢曾给过一个叫花子一只手，某天他去讨饭，受到恶狗的袭击，他竖起手掌向狗推去，狗连他的边都没沾，却被他推出几丈之外。”

她说得神奇，贵枝也伸长了脖子听着。陈皇后却愈加不明白，她已给过别人一只手，难道她能很快长出新手来吗？只听楚服继续道：

“娘娘有了奴婢这只手，但有外物侵犯，只要娘娘想着奴婢的形貌，将手往外一推，万物都会退避。像兔精之类妖邪之辈，还会被这只手击去元气。”

陈皇后已然等不及，迫不急待地说：

“请术士快快将手给我。”

楚服遂跨前一步，朗声道：

“请娘娘出示左手。”

陈皇后略有些胆怯，怕的是楚服将自己的左手砍下。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娘娘莫恐慌，奴婢不敢动娘娘手上一根毫毛。”

陈皇后这才迟迟疑疑地伸出手。

却见楚服往自己手上吹了一口气，闭了眼睛嘴里念念有词，又将手朝空中抓去，似乎抓满了一大把东西。“嘿”地一声喝，将手里抓的“东西”往陈皇后的手心里撒去。

“好！请皇后娘娘将手握起，从今以后，这只手就同奴婢的手一样拥有法术，百毒不敢侵身了。”

陈皇后这才明白，所谓给她一只手，并不是真的将楚服的手砍下。她庆幸没有看到那种血淋淋的场面。现在，



她的手攥成了拳头，紧紧地，攥得掌心像攥满了蚯蚓，忽
窜窜地乱动。

贵枝羡慕地望着这一切，此时插言道：

“术士能给奴婢一只手吗？如果有谁袭击皇后娘娘，
奴婢可以保护娘娘的安全。”

楚服皱紧眉头：

“这个……”

陈皇后见状，便说：

“念贵枝一片忠心为主，请术士给她一只手吧。”

楚服说：

“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奴婢给人一只手，就会失去一
些精元。奴婢怕短时间内不能恢复，不能很快将兔精除
去。”

陈皇后说：

“如此，贵枝就再等些时候吧。除去兔精是顶要紧之
事。还请术士速办。”

楚服低头欠腰，答：

“为了加快速度，奴婢请娘娘允许，将弟子们带入宫
中，共同诅咒作法，将有奇效。”

陈皇后点头答应下来。

至此，楚服和她的弟子天天到皇后宫中，怪声怪气地
念一些含混不清的咒语，跳一些奇怪的舞蹈。皇后宫中整
日烟火缭绕不绝。

楚服的花样繁多，什么五步之内掘井取清凉之水，皇
宫正殿中取五色土、五色石；什么从皇上的龙袍提取五色
线，同皇后的凤袍的五色线夹缠在一起烧……皇后的宫中
一时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。



楚服保证说：陈皇后一年之内一定会怀孕。

楚服为保险起见，又给陈皇后用朱砂笔书写了符咒佩带在身上，枕压在她和皇上睡觉的铺下。

凡此种种，陈皇后都一丝不苟地照办。

祈子完毕，楚服一班人马开始作诅咒卫子夫的法术。

对于卫子夫，陈皇后恨得咬牙切齿。在卫子夫身上施法，她有点失去了理智。经得她同意，楚服们制作了桃李木人，上用朱笔书写卫子夫名字，派人把一桃李木人用铁钉钉在卫子夫的房屋拐角，另一桃李木人被楚服们用针钉了心脏，放于陈皇后屋里阴暗处，还天天诅咒作法。

楚服说：“不出一月，卫子夫就会患病。她必死于产患之中。”

陈皇后被巫术搞昏了头。她自认为楚服的巫法可以起死回生，对巫术抱着极大的幻想。

巫师们出入宫中，早有风言风雨。尤其楚服作法，披红挂绿，烧香敬表，使汉武帝也有些怀疑。汉武帝留心这些人，一个个十分生疏，又着装奇特。问陈皇后，陈皇后只说是她娘家原来的仆从，包掩撒谎。一天，汉武帝从陈皇后身上发现了她佩戴的咒符，知道她开始胡作非为，便命捉捕巫师，送交廷尉。

经审查：这些巫师们全是陈皇后请来的。汉武帝听了，暴跳如雷。堂堂皇后，相信邪术。不久，审查的人回报：“宫中、正殿，挖出陶瓷罐若干，内装各种妖术之具。在卫子夫的房屋角、陈皇后的屋里，均发现朱笔书写的‘卫子夫’字样的木头人，钉有钉、针之类。”

汉武帝十分愤怒。他原本看在死去的大长公主的份上才没有废掉陈皇后，这已给她很大的面子，而她却不领



情，还敢招惹是非，她这不是自取死路吗？

太皇太后、大长公主、母亲王太后，你们谁还能保护陈阿娇？

汉武帝愤怒之余，又存着幸灾乐祸的心理。他总算找到了充足的理由，废掉这骄横跋扈、依仗宫中势力欺压了他十几年的女人！

汉武帝精神抖擞地将陈皇后的亲信仆从一并解来，他要亲自追究行为不轨的陈皇后的罪孽，以正中宫。

仆从们跪伏在汉武帝面前，栗栗地颤抖，好像刀已架在脖子上。

汉武帝喝问：

“是谁教唆陈皇后使用妖法害人？”

底下一片沉默。仆从们大气不敢出，闭着眼生挨着。

汉武帝指着一个婢女问：

“你回朕的话，谁将巫师术士带进宫中？”

那婢女以颤抖的声音回道：

“奴婢……真……真的不知。”

汉武帝冷笑道：

“你们都不知，那就是你们的主子自己发疯，跑出去找的巫师了？你们既然这样忠诚主子，我就成全你们，等我杀掉你们的主子，就把你们活埋殉葬。你们就跟着主子一起到阴间享受荣华富贵吧。”

底下一片唏嘘哀叹声，内中也夹杂着喊冤的叫声。

汉武帝不耐烦地摆摆手，

“就这样了，再过一个时辰，你们的皇后身首异处，你们的死期也到了。有什么冤屈的，你们尽可以慢慢找你们的主子算帐，阴间的事情，朕是管不上了。”



汉武帝起身，作势让侍从们将众仆从解走。

突然，从仆从队伍里走出一个眉棱突出、鼻子上翘的婢女，她背对仆从向汉武帝跪下：

“奴婢贵枝，向万岁爷请罪。奴婢该死，擅自将巫师引入中宫，此事与皇后娘娘一无干系，都是奴婢一人所为。奴婢不愿牵累无辜之人，望万岁爷宽容皇后娘娘。”

汉武帝斥道：

“大胆奴才，竟敢包庇皇后，你有这份能耐吗？死你一条命，就像死一只苍蝇，你就是死一万次，也抵不上皇后一条命！”

贵枝梗起脖子，凛然道：

“万岁爷说得极是，奴婢一条命不算什么。可怜皇后娘娘，一朝失去靠山，中宫顿成冷宫。她出身高贵，却落到跟奴婢一样的下场。贵枝微贱，体察主子的苦楚，是以招巫师作法，为娘娘讨回一份公道。贵枝自知在劫难逃，早已做好赴死的准备。要杀要剐，就朝我一个人来吧。”

汉武帝气得脖筋暴突，他手指着贵枝厉声道：

“朕会让你死得其所。你可以先赴黄泉，忏悔你自己的罪孽。至于你的主子，朕会处治她的！”

贵枝绝望地说：

“奴婢虽死无怨，但求万岁爷饶恕皇后娘娘！”

汉武帝恨道：

“好，朕就遂了你的心愿！”

贵枝的死法令很多观刑人至死都抹不掉那层恐怖的影子。贵枝尽管硬气，但当铁钉穿透她的四肢楔入木棺时，她还是忍不住惨声号叫，直叫到嗓子嘶哑，被闷入棺槨中。但她还没有被闷死，又遭到烈火焚烧。可怜她一片忠



心，终变成一缕青烟，袅入孤魂野鬼之中。

汉武帝之处死贵枝，是仿照陈皇后诅咒卫子夫的巫术之法，只是以活人代替桃李木人，目的是煞去陈皇后的威风，以儆后来者。但贵枝之死，并没有平息他心中的愤怒，反而又平添几分烦闷。贵枝的忤逆之语，久久地在他脑中徘徊，不能不令他深思。是以他一整天都闷闷不乐，无精力继续处置陈皇后。

陈皇后听闻贵枝惨死之状况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她不知汉武帝下一步怎样对付自己，自己是否还能保住这条命？也是急中生智，她想起一向善待自己的王太后。她毕竟是当今皇帝的母亲，只有她出面求情，自己才能有一条生路。

想毕，她披头散发地飞奔至王太后宫中，抱住王太后两膝嚎啕大哭。

“太后救命，太后救命！”

王太后对陈皇后招巫师祈神诅咒之事略有所闻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理解受冷遇的皇后的苦衷。只是怪怨皇后愚蠢，作茧自缚，落人口实。

“你糊涂啊！”她责备道。

王太后想到阿娇曾有的风光，也倍添伤感。那时，自己是煞费苦心地要求大长公主，将独养女儿阿娇许配给刘彘，刘彘也曾承诺给阿娇盖金屋住，谁想刘彘翅膀一硬，竟闹得夫妻反目成仇，将过去的恩爱一笔勾销。

王太后伤感之余，便决定了为陈皇后阿娇主持公道。

她派人将汉武帝召来。

汉武帝见陈皇后陪坐在母亲身边，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方向母亲请安道：



“宫中出现妖孽，不想惊动母后。母后放心，朕一定会妥善处治。”

一旁陈皇后见汉武帝说得狠辣，又嚤嚤哭泣起来。

王太后沉静地问：

“皇儿将怎样处治皇后阿娇？”

汉武帝闷了片刻，方说：

“母后放心，朕将完全按汉律行事！”

太后竟不放松地追问道：

“按汉律怎样呢？”

汉武帝硬着头皮答道：

“陈皇后招巫师进宫，不只扰乱宫中秩序，她还让巫师作法，诅咒伤害为朕传宗接代的卫子夫。她要断绝朕大汉子嗣，按汉律当处死。”

陈皇后痴呆地坐着，像是已被判决了死刑，只等阎王爷将自己带走。

太后叹口气，说：

“彘儿，我不是要干预朝政。无奈阿娇是我的儿媳，念其母大长公主为你夺取皇位有功，彘儿还要从轻发落。”

汉武帝沉思着，许久不作答复。

王太后又说：

“彘儿与阿娇青梅竹马，想想儿时的事情，那时候可曾想过阿娇死在你手里的今天？如果你一意孤行，母后也拦不住你，母后只是怕彘儿将来后悔，一生良心不宁。”

汉武帝方垂首道：

“母后教训得极是，朕知道了。”

于是，陈皇后交出皇后的御印，单保住了性命。尔后，她又被勒令搬出皇后住的中宫，搬住进大长公主曾送



给汉武帝的那座偏僻的长门宫里悔过自省。自此，一生都没有走出来。

由于这件事惹怒了汉武帝，为了整顿朝纲，汉武帝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御史张汤，让他查处办理。

张汤是汉朝有名的酷吏，谁的案子犯在他手里，从不讲情面，严格依法办事。

小时候，他父亲出门办事，让小张汤在家看门。家中厨房有一块新买的猪肉，张汤玩耍，猪肉就被老鼠叼起拖进洞里了。等张汤的父亲回家，见肉没有了，就气得狠揍了张汤一顿，以罚他没有看好家。

当时张汤没掉一滴泪，他顺着老鼠拖走肉的痕迹，终于发现肉是老鼠拖进洞里了，他仇恨地瞪着眼睛，硬是掘地三尺，抓出了那只大老鼠。

小张汤缚住老鼠像对待犯人似的，他坐在对面的桌上写了一张判决书，判处老鼠死罪，处以刖刑。

他审理完毕，就取出刀，把那只让他受冤枉的老鼠一肢解，然后活活地剁成肉泥。

张汤的父亲看见儿子这样残酷，不禁目瞪口呆。他取过儿子写的判决书，见文辞严密，行文工整，说理有据，倒像干了多年狱吏工作似的。张汤父亲更为吃惊，从此以后他就让儿子替他书写一些狱状之类。

张汤任御史后，更是手段毒辣，杀人不眨眼。因他办案铁面无情，所以汉武帝很信任他。这个案子交给张汤，几个巫师便知十有八九不会生还，心头暗暗叫苦。张汤提审巫婆楚服，张汤眼一瞪，楚服就吓得失去了知觉，神经紊乱。余下的人严刑拷打，胡乱揭发，一共咬出三百多人。这里包括一些无辜的宫女、内侍，凡交待出来的人，



张汤——捉拿归案。

案子审理，严重地扩大化。张汤向汉武帝书写了一份报告：“案子已经审毕。巫婆楚服为罪魁祸首，应斩首示众。余下巫师、宫女、内侍，和知情不报者，同属一罪，应处死刑。”

汉武帝审批了张汤的判决书，以蛊惑施妖扰乱朝纲罪名，判这三百多人死刑。

案子判决后，居住在长门宫的陈皇后吓得魂不附体。她身边的人差不多一人不剩全部杀光。她一个人呆在长门宫，便知如今不仅大势已去，而且性命难保。她派人求助于王太后，怕张汤加害于她。王太后心念旧情，又去向儿子说情。直到汉武帝答应不会加害陈皇后，王太后才放下心来。

陈皇后呆在偏远的长门宫，虽远离宫中，可仍战战兢兢。直到她得到了平安，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，从此等待她的将是冷清无聊的日子了。

这时候，一位新来的侍女唤做新珠的，一进宫便拨给被废的皇后使唤。这新珠本来暗藏野心，削尖了脑袋才钻进宫中。可她在阿娇身边伺候了近一个月，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过。她也约略听说皇后被废的原因，只是没有亲眼见过，心中不大以为然。但她想得到皇帝宠爱，只有通过阿娇的关系。

她谋划了半天，才想出一条计策。为了她自己的前途，她首先要使汉武帝回心转意，重新接纳阿娇。她决意要不遗余力地帮阿娇，当然，这份忠心同惨死的贵枝相比，搀有很大的水分。但对于深居冷宫的陈阿娇来说，也不啻一种安慰了。



一日，阿娇又在长吁短叹，对着铜镜述说心中的苦闷。新珠前来送莲子羹，见状便大胆地进言道：

“娘娘保重。娘娘如此忧郁伤心，有损娘娘的容颜。”

阿娇凄声道：

“皇上无情，我还要这容颜有什么用？”

新珠说：

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俗话说：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’历史上皇后被废又重新被宠幸的不是没有。皇后为什么不争取呢？”

皇后摸摸新珠的头，叹道：

“如果我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……”

新珠的心“突”地一跳，脸红了半天。却听皇后续道：

“依我的美貌，有你的年轻，不愁皇帝不会回心转意。”

新珠略觉不快，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劝道：

“皇后差矣！人常说：‘一日夫妻百日恩’。皇后跟皇上这么多年，皇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皇上只是一时之气，等皇上消了气，念旧日之情还会重新来找皇后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坐等，最好能采取行动，唤醒皇帝的记忆。”

阿娇苦笑道：

“我深居内宫，能采取什么行动呢？难道让我派你把他生拉硬扯来吗？”

新珠笑道：

“皇后笑话啦。”

遂又正色道：



“新珠愿为皇后效力，帮皇后重见天日。”

阿娇见她说得郑重，知她心里一定藏了主意，便鼓励她道：

“我若真有复出的一天，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新珠忙拜了拜，说：

“娘娘发达了，我们做奴婢的脸上也有光。新珠实在是为娘娘鸣不平，其实并无非份之想。”

阿娇说：

“你不用害怕，有非份之想也是正常的嘛。说说看，你到底有什么计策？只要不像上次那样拖累我，不妨一试。”

新珠笑嘻嘻又行了一个礼说：

“娘娘请放心。奴婢这一计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从皇上对待娘娘这件事上，可以看出皇上手段狠辣。奴婢认为：唯有以情动之，别无他法。”

阿娇说：

“情在何处？如何打动他呢？”

新珠说：

“娘娘忘了，皇上除了游猎以外，最喜欢和一群文人喝酒作赋吗？文人抗上，皇上一般都能容谅。听说东方朔几次犯颜直谏，皇上尽管没有采纳，却以重金赏赐。就因东方朔是个辞赋家，皇上爱其才，不忍加害。现在京城里又来了个叫司马相如的，皇上慕其文才特意留在宫中。如今是皇上最宠爱的辞赋家。若能请得此人来，作一首关于长门宫的赋，诵扬出去，传到皇上耳里，皇上自然会由此联想到住在长门宫里的皇后，或许会念及旧情，恢复对娘娘的宠爱。”



阿娇的眉宇渐渐明朗起来。她在中宫时，曾听过汉武帝称赞司马相如的赋。现在自己请司马相如写赋，即便不能唤回皇帝的旧宠，也不致招惹什么麻烦，她的心动了。

“可是如何请得司马相如到此处呢？”

新珠说：

“请娘娘放心，只要娘娘点了头，余下的由奴婢操办。”

次日，侍女新珠求得准许，带黄金一百斤，来到司马相如家中。

新珠要求拜见司马夫人卓文君。

卓文君很是惊异，废皇后的侍女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呢？她深居家中，并不喜涉外应酬。但既然人家登门求见，也不好推辞。

新珠一见卓文君，便拜倒在地：

“娘娘慕司马夫人美名，特派奴婢新珠求见。”

卓文君眉毛轻蹙，问：

“娘娘找卓文君有什么事？卓文君从不出大门一步。”

新珠跪伏着，眼泪唰唰地落下来。

“今日天下，唯有夫人能救娘娘。夫人重情，娘娘亦重情。但夫人已得其所，娘娘却被皇上废弃。娘娘有苦难言，皇上却根本拒绝体察娘娘的苦楚。娘娘但请先生出面，为娘娘讨个说法。”

卓文君已然明晓，她淡淡一笑，说道：

“起来吧，新珠。我替先生答应你就是。但先生能帮多少忙就不好说了，不过尽份力吧。”

新珠大喜，叩头致谢道：

“我代娘娘给先生、夫人磕头了。”